

李宗盛新歌 仍没打破中国式父子关系的牢笼

□韩浩月

【文化论坛】

李宗盛发布了一首新歌,名字叫《新写的旧歌》,是写给父亲的。在六十岁的年纪,他想要与父亲和解。对于一名创作者而言,有什么能比写一首歌送给父亲并告知天下更合适的方式呢?特别是李宗盛。

在李宗盛曾经高产的岁月里,他给张艾嘉写过《爱的代价》,给辛晓琪写过《领悟》,给陈淑桦写过《梦醒时分》,给林忆莲写过《当爱已成往事》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《我是真的爱你》,给娃娃写过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……每个唱过他的歌的人,或者每个被写进他歌里的人,都成为真挚感人故事的主角。

近十年,李宗盛的创作变得很慢,2009年《给自己的歌》,2013年《山丘》,2018年《新写的旧歌》。十年三首,前两首是回顾自己的人生。或是有了这两首的铺垫以及岁月造就的心绪转变,李宗盛才有勇气在六十岁的时候在歌里写道:“爸,我想你了。”

有人听《新写的旧歌》,听得泪流满面,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首特别成功的歌。比起《山丘》当年在中年人群中掀起的巨大波澜,《新写的旧歌》在朋友圈只维持了一天的刷屏热度。散乱的歌词,无旋律可言的曲子,降低了它的传唱度。

也许并不是李宗盛的创作力消失了,他只是没找到给林忆莲等歌手,给自己、给孩子写歌的那种浓烈情感,也没找到更适合的表达方法。他仍然像当年那



个在父亲面前不知所措的孩子一样,与父亲有关的往事,像是一个无法破解的咒语。他在歌里写道:“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,刻意拘谨的旁观者”,而他在对父亲表达爱时,何尝不是一样有着刻意与拘谨?

纵然是李宗盛,也没打破他以及之后几代人在父子情感方面的表达牢笼,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式的悔恨,怎么听都像是“老生常谈”。“中国式父子关系”,需要经过漫长的亲情伦理梳理,要穿越文化传统与情感困境。在绵密复杂的父子感情体系里,具有穿透力的李宗盛迷失了。而恰恰这种迷失,几乎也是所有具有“儿子的身份”的中年人的困惑。

诗人王家新写过一首诗《和儿子喝酒》,“一个年过五十的人还有什么雄心壮志/他的梦想不过是和久别的/已长大的儿子坐在一起喝上一杯/两只杯子碰在一起/这就是他们拥抱的方式/也是他们和解的方式……”酒杯的碰撞,是中国父子表达亲密关系的最好形式之一,因为它含蓄。能与父亲碰杯的儿子是幸运

的,可惜的是,当中年男人想到去找父亲喝酒时,“他不等你已来不及,他等过你已来不及”。

儿子与父亲的决裂,通常发生在儿子的青春期。一个迫切需要话语权的青少年,早已不再是那个骑在父亲肩头的孩子。当父亲由“山一样的存在”变成儿子眼里的“平凡人”,当“天真无邪”的儿子变成父亲眼里“一无所成还充满骄傲”的狂妄小子,冲突不可避免地

来临。决裂是快速的,和解却是缓慢的。父子两人,早晚必有一个认输,才能够真正重新坐到一起,谈论往事,交流对生活与世界的看法,哪怕无话可说,只有沉默的陪伴。

在李宗盛的歌里,更多能听到一种“还债”的情绪。童年时没能得到父亲嘉许留下的阴影,成年后“只愿卑微的呼吸”,在父亲去世后也“没有陪他失去呼吸”,在“原谅父亲”以及“祈求父亲的原谅”之间,李宗盛依然有矛盾心理。他的歌里有愧疚与反思,但仍然没能找回父亲对他的爱以及他对父亲的爱。那种“永失我爱”的惆怅与失落,恐怕再经过几年的煎熬,也难以真正得到填补。

写其他容易,写父亲太难。这不是李宗盛的难题,也是很多中年男人的难题。他们听完李宗盛的新歌,有的选择转发朋友圈,更多的人则默默选择了关闭页面。他们在那一刻想到了父亲,无论是温暖还是疼痛,大多只是瞬间的触动。父子之间,沉默容易,热烈太难。

【荧屏背后】

女子图鉴,照见怎样的都市生活

□黄启哲

日剧《东京女子图鉴》热播一年后,国内翻拍剧接连在网络平台播出,《北京女子图鉴》刚刚结束,《上海女子图鉴》紧接着登场,不知未来是否还有《XX女子图鉴》接踵而来,总之是一副要让IP利用率最大化的架势。主创表示,《北京女子图鉴》《上海女子图鉴》是套用了海外“女子图鉴”的壳,填充的是发生在国内大城市中女性生活的现实。但是也有观众不买账,认为某些对原剧的套用或借鉴并不够“现实”,剧中有些情节存在对都市生活的误读。

“女子图鉴”这种名字,听上去颇有种《海上花列传》的意味。既是“图鉴”,20集的电视剧就算容不下“群芳谱”,也要有几个形象各异、性格鲜明的女性代表,让都市女性可以有所投射。遗憾的是,一些剧集中难见不同身份、不同背景女性的观念碰撞,一些剧中角色存在面目模糊、行动逻辑前后不一的现象:有的女主角一边写信给父母讲述“只有拿出十二分的努力才有机会过上理想的生活”,一边却总是依靠男性提供工作机会……类似的情节让人捉摸不透编剧的用意。至于“漂一族”“攒饭局”“地下室合租”,这些人物和桥段虽然让不少人感到似曾相识,但是说起白领的工作,一些剧情表现的多是职场暗处的“潜规则”,缺少明面上必备的专业与能力。如此片面的“现实生活”,约等于误解与偏见。

有评论认为,翻拍移植忠实“继承”了原版不遗余力彰显服饰、餐厅、房子等一系列消费符号的做法,用以展示都市女性不断进阶的生活水平。但是,这恰恰是原版《东京女子图鉴》作为参照系,有所偏颇的地方之一。这部总共11集、每集20分钟的迷你剧,浮光掠影地勾勒一个小镇姑娘来大城市打拼的“前半生”。说起来是“提纯”,其实忽略了很多琐碎中的生活厚度与人情温度。

《东京女子图鉴》中,走在都市街头,时尚杂志、电视节目、街头广告、手机App都无孔不入地向都市人灌输着所谓的“生活美学”,把物质消费包装成“成为更好的自己”“取悦自己”的途径:什么样的奢侈品入门包是初入职场者可以承受又足够体面的;什么样的香水是出入正式场合专属,不会沦为“街香”的;还有女主角心心念念“30岁前能在那儿约会才算是好女人”的高级餐厅……女主角被高度总结简化的人生,恰恰是对一些人被物质所格式化的隐喻。然而,不断寻找更高阶努力目标的同时,也在盲目追求中最终承认追逐的疲惫与无望。

这么说来,翻拍版“图鉴”里的角色至少说对了一句话:所有的痛苦都来自计较和比较。一些人因攀比带来的焦虑,被消费主义钻了空子。成功、幸福、成就感正在被一些商家、娱乐时尚业用明码标价的商品去填充。或许,这也是观众反馈“不舒服”的症结所在——不透彻的呈现,一不留神,就成为其“批评对象”的帮凶——原本想反讽一些人被越来越大的房子、越来越贵的包包所符号化的人生轨迹,却成为影视表现中最乐此不疲的表现对象。

《候鸟的勇敢》里读出迟子建的勇敢

□李风玲

【读书有感】

读小说,其实也等于读作者。就如迟子建的新作《候鸟的勇敢》,我从中读到的,不仅是候鸟的勇敢,更有迟子建的勇敢。

小说有两条线。一条在城市,即瓦城;一条在森林,即金瓮河候鸟自然保护区。两条线里又含了两类人:一类是候鸟人,一类是留鸟人。候鸟人和候鸟一样,随着季节迁徙,显然,他们的手里有着足够的金钱,这钱也许取之有道,也许来路不明。留鸟人则无论春夏秋冬,都只能呆在北方。

春天一到,候鸟人从南方飞回瓦城,真正的候鸟也回到了金瓮河的森林。候鸟的守护者张黑脸与鸟儿朝夕相处。他对它们的感情,就像朋友和家人。管护站除了张黑脸,还有周铁牙。他给张黑脸的酒里偷放安眠药,趁其睡沉时,用自制的网笼去偷捕野鸭。他将偷捕的野鸭送给林业局局长邱德明。局长的父亲邱老爷子刚从三亚过冬回来,他说开河的野鸭是天下第一美味。之后,周铁牙又将野鸭送到他外甥女罗玫家。罗玫是林业局副局长,她的母亲,也就是周铁牙的亲姐姐周如琴也刚从深圳过冬归来。给领导们进贡完毕,周铁牙将剩余的两只野鸭卖给了瓦城的福泰饭庄。饭庄老板庄如来财大气粗,在当地呼风唤雨。野鸭送得很顺利,周铁牙很是自得。可是

就在他心满意足回到金瓮河管护站不久,瓦城发生了一起疑似禽流感事件。邱老爷子和庄如来都在这场事件中死亡。虽然最后医学证明他们的死亡各有其因,与候鸟毫无瓜葛,但是瓦城关于候鸟的传说却此起彼伏。人们坚信这两个人的去世是候鸟所为,候鸟是正义的使者。

人性的善恶,自然界的悲欢,森林里春冬的变换,瓦城的是是非非,共同组成了《候鸟的勇敢》。阅读的过程中,我的眼前经常闪现出作者迟子建的脸。这个干净纯粹的北方女子,其文与其人,都是一样的倔强而勇敢。她笔下的贪腐,看似轻描淡写,却直逼生活的真相。邱老爷子父凭子贵,多年来享受着冬暖夏凉的候鸟人生活,南北气候的差异和旅途劳顿却令年迈的他感染疾患且最终不治。而一直大鱼大肉、不舍口腹之欲的庄如来也是病从口入,一命呜呼。杀死他们的不是候鸟,而是他们自己。

小说中张黑脸和德秀师傅的感情线,也让我们窥见迟子建的勇敢。出家在娘娘庙的德秀师傅,和张黑脸一样宅心仁厚,他们都曾遭受命运的撞击,又因为彼此的善良而走到了一起。一个是木讷的莽汉,一个是静修的尼姑,两个本应对男女情事绝缘的人,却产生了男女之情,做了男女之事。这两者的感情发生,岂不是颇为大胆?

最让人感觉勇敢的,当是小

说的结尾。按照我的预想,邱德明和罗玫之流肯定会被揭发、被调查吧?德秀师傅应该会还俗和张黑脸结婚吧?可是,都没有。善于投机钻营的人们依旧步步高升、春风得意。德秀师傅和张黑脸,却在茫茫的大风雪中不得归途。

不能不提的,还有小说的后记《渐行渐近的夕阳》。那轮映照在迟子建在创作之后散步小憩的夕阳,很大很暖。我恍然看见,已经54岁的迟子建,在孤独地创作之后,又孤独地背对着夕阳,一路缓缓而去。她说,丈夫还在的时候,有一次他们一起散步,草丛里忽然落下一只大鸟,那鸟白身黑翅,脚掌鲜艳。丈夫说那一定是传说中的仙鹤。可是它缘何而来,又为何向着西方而去?那只大鸟出现之后,迟子建失去了爱人。她的母亲因此说那是一只不祥的鸟。迟子建却说,它的去向如此灿烂,并非不吉。谁的最终,又不是向着夕阳而去?

后来,她查阅有关资料,知道那只鸟叫东方白鹳。于是,在《候鸟的勇敢》中,她很自然地将其拉入画框,而且,是鹤鲤情深的两只。尽管最后它们没有能够飞往温暖的南方,却在冰天雪地里彼此相拥,眠入夕阳。有什么寓意在里面吗?我想肯定是的。从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开始,迟子建的文章就从淡淡的忧伤变成了隐隐的悲壮。这,就是迟子建的勇敢。